

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集

# 旋转的中国



## 关于问题报告文学的问题（代序）

刘 齐

“社会问题报告文学”或“问题报告文学”这一提法准确吗？能不能找到一个更理想的概念？——

周明和刘茵编这本问题报告文学集的出发点是什么？

入选的这十一篇作品何以能在全国产生较大的影响？

读者翻开这本书时，最想知道的是什么？涨价风？恋爱角？离婚案？人工流产的种种隐私？“国际首席华人美容权威梁小姐”对普通华人的轻蔑？毛主席纪念堂挨批评的原因？北京下世纪初才能达到今天莫斯科缺房户的住房标准？中国建造亚运村的款项不及南朝鲜的一个零头？《人民日报》记者对手写的通缉令的怀疑？“倒爷”、“第三者”、雇佣舞伴与舞场的联系？大学招生“条子战”中“强龙”（学校）与“地头蛇”（地方招生办）之间的争夺和默契？女中学生当面指骂母亲怕父亲有外遇是更年期综合症的表现？郎平、李孔政、陈肖霞、谢赛克、古广明、汪嘉伟、苏小明、朱明英、胡晓平、詹曼华等体育文艺明星及其他各类人才的出国之谜？肮脏的丐帮头子对理论书刊的神秘兴趣？社会机制紊乱所产生的怪圈和死结？潜行于社会问题之中的社会心态？缓解或根除中国弊端的处方笺？

读者的接受机制是“宣纸”那样的东西吗？在一篇作品中强调某一社会问题或将某一类、几类问题报告文学汇编成册，能不能把读者“晕染”得一塌糊涂，仿佛满世界都是这个问题？

破衣在箱里躲着，烂鞋在床下藏着，屋子算不算干净？客观存在的问题会不会因为问题报告文学的问世，霎那间有所扩展？

“父母官”们是否在批评到自己头上时才注意作品？各类政研室、顾问团、咨询组、信息库属于系统地收集、分析问题报告文学，并拿出解决方案提交决策人吗？

对社会隐秘的浓厚兴趣，对现实缺陷的强烈不满，以及随之而来的曝光欲、批评欲、改革欲，是问题报告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，是“文以载道”传统在新时代的弘扬，这样说对吗？

问题报告文学视野的空前开阔，多方位全景式作品的蜂起，给当代文学观念注入了哪些新鲜因素？

问题报告文学功能的侧重点在哪儿？问题性？报告性？文学性？当代读者在这类作品中最关心的是什么？

问题报告文学中的文学性究竟是什么？“药用胶囊”？“助燃剂”？“酒精”？和其他因素难解难分的“复色光”？

小说，尤其是先锋实验小说读者的日益减少，报告文学，尤其是问题报告文学“行情”的看涨说明了什么？

问题报告文学与“雅文学”的疏远以及与新闻的联姻是好事还是坏事？问题报告文学的新闻时效性强点好还是弱点好？

现行新闻体制的某些弊端，是否为问题报告文学的崛起提供了发展空间？

最杰出的问题报告文学能否象《红楼梦》一样不朽？

易朽或速朽的问题报告文学连日历牌都不如吗？坚固耐用或百读不厌是中国人的唯一标准吗？

尘封若干年的小说和问题报告文学，后者突然被发现具有相当的资料价值，而前者则只能望洋兴叹，为什么？

疑难、矛盾、隐秘和关键永存，与之密切相关的问题报告文学永存吗？会不会被别的什么代替或与之融合？

当代中国的问题报告文学的切入点为什么务实的多，务虚的少？换言之，作家们为什么爱从子女、住房、结婚、保姆、交通等等极实际处下笔？以嫉妒、“谦虚”、保守、排外、冷漠、尚权、随大流、“一本正儿”等某种人类或民族心理现象为题，问题报告文学就难以成篇吗？

写问题报告文学时，笔调是否一定要忧郁或沉重、痛楚、愤慨、尖刻、激烈？淡淡的或平静的、含蓄的、幽默的甚至俏皮的行不行？

近年来，许多问题报告文学作品为什么不约而同地将真实地名、人名、单位名等等隐藏起来，代之以ABC或×××？

领导机关和读者对将真名隐去的作品的理解、容忍或无奈，不利于问题报告文学的繁荣吗？

将真名隐去的作品是否获得了“合理想象”、“逻辑推导”、真真假假、以假乱真的权利？

有些作品凭借一连串确凿事例所提出的观念、结论，所指出的趋势、潮流可靠吗？别人能否凭借另一些同样确凿的事例提出反其道而行之的意见？

尊重审美主体的接受力，让读者自己去把握优劣高下，

是否意味着可以将“原生态”的东西一股脑地塞给读者？

问题报告文学为什么越写越长？动辄三五万字甚至更长，是不是作者们已经瞧不起概括力了？作品越长信息量越大吗？简洁的佳作能不能得到高稿酬？

高保真迷你录音机的翩然出现，除了给问题报告文学作者带来自信和方便，还带来了什么？

处理万众瞩目的“热点”题材时，“剗到篮里就是菜”这句俗语的嘲讽规劝意味儿对作者就不起作用了吧？

编辑绝对想发稿，只是谦恭地建议改一改，而稿子也绝对不是无懈可击，不料作者却拿到别的出版机构原样照登，编辑会不会被指责为“不识货”？再遇到这种事，编辑应该怎么办？

问题报告文学作者最大的苦恼是什么？

问题报告文学作者除了具备一般文学工作者的素质以外，具备不具备特殊的、为其所独有的问题报告文学创作素质？若具备，这素质应有哪些构成？

不幸被人断章取义、以偏概全、讽刺挖苦、威逼利诱、造谣诬陷、打击报复的问题报告文学作者，除了鼓励自己刚强再刚强以外，该怎样保卫他或她应有的合法权益？

不幸被问题报告文学中伤、冤枉、连累或帮了倒忙的人如何摆脱窘境或困境，维护名誉和尊严？

为什么理论家都一窝蜂地挤到小说评论和研究的地盘上，而很少有人问津问题报告文学？难琢磨？没学问？出名慢？顾不上？风险大？评论和研究的对象是摸不得的“老虎屁股”？

为什么当代有名气的作家大都在写小说（由短篇而中篇

而长篇而多部头系列巨型长篇)？而问题报告文学作品大都出自名不见经传或少见经传的年轻人之手？

为什么有人写了两三篇小说就被誉为青年作家、文坛新秀，而有人写了多篇有分量的问题报告文学却仍不能登“大雅之堂”？莫非问题报告文学果然是“亚文学”？

上述形形色色的问题一定要有公认的、明确的、毫不含混的答复，才算是正确的解释吗？

一九八八年二月三日北京稻香园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关于问题报告文学的问题(代序) ..... | 刘 齐 ( 1 )      |
| 在快乐 .....             | 霍 达 ( 1 )      |
| 中国当代舞潮 .....          | 张作民 ( 54 )     |
| 通缉令 .....             | 李延国 临 青 ( 90 ) |
| 建筑沉思录 .....           | 张 桦 (134)      |
| 丐帮漂流记 .....           | 贾鲁生 (170)      |
| 你在哪里失去了他 .....        | 孟晓云 (228)      |
| 黑色的七月 .....           | 陈冠柏 (277)      |
| 世界大串连 .....           | 胡 平 张胜友 (309)  |
| 中国的“恋爱角” .....        | 杜卫东 (371)      |
| 八十年代离婚案 .....         | 李宏林 (392)      |
| 人工流产 .....            | 唐 敏 (425)      |

# 万 家 忧 乐

霍 达

**出乎意料的邀请，闻所未闻的议题。**

**也许这根本碍不着我们的事儿？**

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

一九八一年六月，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社理事会在曼谷召开了一个颇为独特的会议——“保护消费者问题磋商会”，并郑重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费者组织派代表参加。

这个邀请出乎意料。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会议的议题简直是闻所未闻：何谓“保护消费者”？何谓“消费者组织”？

说起这个话题，得先让岁月倒流十九年。

一九六二年，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忙着他那一摊子纷杂繁复的外交、内务的同时，给美国国会递交了一份《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总统特别咨文》，其中，要求给予包括他本人在内的美国人四项“消费者权利”：有权获得安全保障；有权获得正确的商品信息；有权决定自由选择；有权提出消费意见。“消费者权利”一词，作为法律用语，属肯尼迪首创。现在，肯尼迪已经成了历史人物，而且是个有争议的人物，不必担心我在“美化”他，因为“消费者”这个词儿泛指

一切有偿获得商品或服务、用于生活需要的自然人和法人，是不分国度、不分阶级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人人都是消费者，总统要穿衣吃饭，工人、农民也要吃饭穿衣；制造汽车的工厂不可能同时生产面包，石油大王穿的皮鞋也得掏钱去买，谁也不可能例外。马克思说过：“没有生产，就没有消费，但是，没有消费，也就没有生产，因为如果是这样，生产就没有目的。”生产为了消费，消费天经地义。消费者要求“价廉物美”，最起码的要求是“货真价实”，肯尼迪乘坐的防弹车总得真能防弹才行！

肯尼迪提出的四项“消费者权利”，已经为国际所公认，并且不断加以补充、完善。保护消费者已经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国际性运动，它的发源地是美国。

岁月还得倒流到上个世纪末。一八九八年，全世界第一个“消费者协会”在美国宣告成立，提出了“维护物价”的口号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，人民生活趋于安定，经济迅速发展，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层出不穷，尤其家用电器的消费水平高度发展，一些发达国家的各种消费者组织应运而生。一九六〇年，美、英、澳大利亚、奥地利等国家在荷兰的海牙召开会议，正式成立了“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”(IOCU)，到了八十年代，全世界已有八十多个国家的约三百个团体从事于消费者运动，仅参加了国际“消联”的就已有五十多个国家的一百二十多个组织！至今，在国际“消联”主席、美国“消协”主席卡帕金女士的办公室里，还悬挂着肯尼迪当年听取“消协”工作汇报时的大幅照片，谈起这位已故总统，她充满了感情……

现在，让我们再回到那个“亚太地区保护消费者问题磋商会”。会议的主要目的是：推动保护消费者利益——重点是保护本国消费者利益的活动，中心议题是：在保护消费者活动中各国政府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和措施？有关国际组织应采取怎样的协助性措施？

但是，很遗憾，在接到会议邀请的时候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根本没有“消费者组织”，而只好派了国家商检总局的一位处长，以中国商检总公司代表的名义前往参加。对此，与会国际人士表示：在人类居住的这个地球上，生活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、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，是一支最庞大的消费者队伍，国际消费者运动和组织没有他们参加，是不完善的，没有代表性的！

然而，我们没有这样的组织。

也许，我们并不需要这样的组织？在我国根本不存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？也许，十亿中国消费者已经有偿取得了第一流的商品和第一流的服务，他们的利益已经得到了保障，因而也就用不着搞什么“消费者运动”了？

不！读者诸君一定会这样回答我。

**一个渺小的消费者，使你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**

**血汗钱来之不易，别这么变着法儿地坑人！**

现在，不妨先让我们来跟踪一个和你、我、他一样的普通人。

一九八四年五月，广州。

商品的海洋，车辆的海洋，人的海洋，在灼热的阳光下

喧嚣，沸腾。人们兜里揣着钱，想尽快地把钱塞给这座城市，尽快地得到最新款式的服装、皮鞋、眼镜，富有南国风味的食品，比内地时髦而又廉价的几大件……。从南方大厦、东方饭店、白天鹅宾馆……到数不胜数的街头小摊，都挤满了人，用各种各样的语言，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易。某些，专蒙外地人，漫天要价；某些，只收外汇券，愿者上钩。整个城市在流动，高楼大厦是躯体，大街小巷是动脉，钱是血液。吞进金钱，吐出商品。

从郊区黄埔匆匆赶来一个人。

这个人，五十多岁年纪，面孔黧黑，貌不惊人，头发灰白而稀疏，穿一身三成儿新的中山装，与这座城市，与这奔腾的人流都很不协调。

然而，他却没有自卑的神情，进得城来，直跑大商场的高档家用电器专柜，站在柜台前，只问彩色电视机。于是，许许多多的名牌儿在他眼前晃来晃去，三洋、东芝、索尼、夏普、松下……问了个够，看了个够，他又哪个都没买。

他有选择的耐心，老店跑完了跑小店，他最后来到了五金交电公司的家用电器批发商店，选中了“佳丽彩”牌十四吋彩色电视机。

挑选自然是极严格的。样式不错，只是外壳有点儿“碰花”——搬运时划伤的。营业员也是个老头儿，告诉他：“这是处理品噢！原价九百多元，因为碰花外壳才降到八百八十元处理出售，要便宜几十块钱啦！”

“里面的机器有没有毛病呢？”

“没有毛病，机器是新的啦！”

严峻的权衡与抉择。他终于决定：买！郑重地请营业员为他留下这台彩电，然后匆匆赶回黄埔，去和家人商量，去拿钱。见多识广的营业员微笑着，目送这个乡巴佬跨出店门。

他不是乡巴佬。他是一九五〇年投身内地建设的香港归侨，原武汉工学院讲师，现广州机床研究所职工大学讲师，一个吃了二十多年粉笔末儿、行将退休的老知识分子！辛劳半世，他的工资缓慢地从五六十元涨到七八十元。夫妻二人一百多元，要安排全家衣、食、住、行，买书，还要供养两个孩子上大学，确实需要这位教高等数学的讲师巧加运算！

就这样，他竟然从饭碗中一粒米一粒米地省出了一千元钱！他要满足老岳母在寂寞难耐的晚年看看电视的愿望，他也要为自己装点一下“门面”。家里太寒酸了，常有国外的朋友来，没法儿接待，他只好陪着人家在公园里、马路上溜达；香港的亲友来信要帮他买电冰箱、收录机、电视机，他婉言谢绝。没有外汇给人家，人民币呢？人家又没法儿用，接了人家的东西，等于白要，多不好意思！不能让人家知道他在内地这么穷，让人家小看，“穷且益坚”，不吃“嗟来之食”！

省啊省啊，他终于攒够了一千元钱。对于他，这是一笔巨额存款，一生的血汗，全家的命根子，幸福的明天的象征和依托。

现在，全家人的眼睛都盯着他那双手，那双手上托着一叠浸着汗渍的钞票。他小心翼翼地从中数出八百八十元，怕出错，高等数学讲师反复数了三遍，这才郑重地包起，装在

贴心的衣兜里，兴奋地走出家门，再次踏上了从黄埔开往广州市区的公共汽车——这路车将从此与他结下不解之缘，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他赶到家用电器商店，已经是快要关门的时分，“佳丽彩”等着他来取。既然货已选好，价已讲明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他第一次这么扬眉吐气：转瞬间花了八百八十元巨款；第一次这么心满意足：从此有了高档奢侈品；第一次这么理直气壮：怎么样？我给家里省了几十块钱！

他抱着“佳丽彩”，小心翼翼地人流中穿行，小心翼翼地挤汽车，一路上目不斜视，只盯着怀抱中的宝贝，犹如华老栓捧着那弥足珍贵的人血馒头——十世单传的婴儿。

喜气盈门，轰动四邻——彩电在这些知识分子当中的普及速度远远落后于农村的“万元户”和城市的“个体户”。“不要动啊，谁都不要动啊！”大家仰望着这台宝贝，公推由彩电的主人启动开关，其景也庄严，其情也肃穆。

屏幕上出现了一片蓝色，长达一分多钟。莫名其妙！屏幕前鸦雀无声，观者在心里自问：这是怎么回事？

突然，那一片蓝色熄灭了。观者的心里同时被无形的鼓槌敲了一下！

蓝色又出现了，又熄灭了。鼓槌敲了两下！

大学讲师觉得自己的心脏都不跳了。

大家正纳闷儿，图象却在这时出现了，霍元甲威力无穷，打得独臂老人“咚咚”响。电视机前，一部分人放下心来，一部分人还在纳闷儿。

“×老师，你这彩电有毛病！”

是有毛病！他多么不愿意正视，多么不愿意承认，却又无法否认。但究竟是什么毛病却说不清楚。他心怀忐忑，去请教懂得电器的同事。

“这是显像管的毛病，蓝枪失效！”

“能不能帮我修一修？”

“修？那就只有换一个显像管了！”

“显像管多少钱？”

“至少四百多块钱！”

“啊？”……

他被要命的“蓝枪”打懵了！八百八十元买的东西，却要花四百多元去修，还不知道从哪里才能买到这种“佳丽彩”的显像管！显像管是电视机的主要部件，犹如人的眼睛。一台显像管失效的电视机凭什么卖八百八十元？

“这属于商品质量问题，你可以到商店要求退换！”

“人家会不会说是我自己弄坏的呢？”老实巴交的讲师习惯于首先自己反省，不自觉地站到了商店的立场上。

“不会的嘛，”同事告诉他，“显像管是密封的，你怎么可能自己弄坏呢？”

有理！他去找那家商店。经手卖给他彩电的那个老头儿不在，当班的是一位女营业员。她不耐烦地听了他那唯恐不详尽的叙述，冷淡而又明确地答复说：“处理商品，出门不退换、不保修！”

他的心“咯噔”一下，只好低三下四地再作解释：“同志呀，我买电视机的时候，你们店里告诉我只是外壳‘碰花’，并没有说明显像管有问题。如果那样说了，我当然就不会买

了。你们应该如实向顾客介绍商品呀！”

这一来倒干净，那位女营业员任他磨破嘴皮也不打算再作理睬了。

他快快而归，把这一切说给家人和邻里、同事听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埋怨和嘲笑。真是个书呆子！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吗？你就安心看这台“蓝枪失效”的电视？说不定哪一天，那蓝枪就会……

他被鼓动，再次找商店说理。这次找到了那个经手的老头儿。他象见着了救星：“同志呀……”重复着上次说的一切，态度更虔诚，语气更温和，好象理亏的不是对方而是他自己，好象他犯了什么过错，苦苦哀求人家高抬贵手、宽大处理。

营业员傲然地看着这位衣着寒酸、头发花白、神情谦卑的老知识分子，对症下药地回答他：“告诉你，处理品就是不退不换啦！降价处理的商品不能保证质量，有钱就去买正品好啦！”

柜台前围了好多顾客，以为这个被当众奚落的人是个无理取闹、寻衅肇事之徒。他脸红了。他是个文人，没见过这样的世面，没有在市场上为一棵青菜、半条鱼讨价还价的脸皮，没有象现在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当“被告”的胆量。好象偷了人家的东西被当场抓住了似的，他满面羞惭，不战自退，怀着一颗屈辱的心又回到了皆大不欢喜的家。

一个多月之后，显像管的功能彻底丧失，一点图像也不显了，彩电成了瞎子、废物。全家人看着这件价格昂贵的废物，心被无情地践踏、美好的愿望成了泡影，唯一的“奢求”

成了讽刺，一生的积累成了重负，用不得，扔不得，说不得，道不得。

他不敢接触岳母和妻子那忧伤的目光，心中悔恨交加。但一想到前两次在商店遭到的奚落又头皮发麻、脊背发冷。他不敢再去。知识分子可怜又可笑的积习使他想到以笔代口，写信！当面不好说的，说不清楚的，写在纸上！于是投书商店经理，言真意切，一而再，再而三。可是，信却有去无回，石沉大海！后来总算得到一次答复，仍是那句话：不退不换！他愤愤地想：那个经理，那么能如此处之泰然！他悲哀地想：那台彩电的“蓝枪失效”，为什么从营业员到经理都一点儿也不感到震惊？为什么他们不象顾客一样急切地再找批发给他们的生产厂家算帐？难道他们明明知道显像管失效，还照常进货照常销售，和生产厂家一起来蒙顾客？还是商店在发觉上了生产厂家的当之后再用同样的方法使顾客上当？他买的这台八百八十元的废物，当初果真会是按正品价进货的吗？一个国营商店竟然会买废物、卖废物？如若不然，那么这从中“赚”的一大笔钱又将归到哪儿去呢？归商店，还是归营业者个人？这样“赚”来的钱不“亏心”吗……

他只好另找门路。听说街上开了个“佳丽彩维修中心”，便把那台废物搬了去，退换既不可能，维修总可以吧？谁料，“中心”的工作人员看了看说：“这不是我们生产的。产‘佳丽彩’的有两家，牌子一样，型号不同。”

“另外一家在什么地方？”他擦着汗，顺藤摸瓜。

“找不到啦！他们的公司已经没有啦！不晓得是通过什么外商、用什么走私的办法搞了什么名堂，现在经理都坐牢

去啦！”

——“坐牢去啦”？！听来如同“度假去啦”那样轻松！他的心却受了重重的一击，险些失手把他的“佳丽彩”摔碎。

他难道能跑到铁窗中去修理彩电吗？愣了半天，才说：“那么，能不能请你们帮我配一个显像管呢？反正我已经花了八百八十元，就只好认倒楣，再搭上四百元吧！”

“型号不同啦！你的这种显像管花钱也买不到！”

他只好走开了，心情沉重如铅。为了那个令人诅咒的“蓝枪失效”，他四处奔波，八方求援，所有的路都堵死了，碰到的全是“红灯”，他踟蹰在街头，茫然地望着繁华的市场、流动的人群，一个男子汉，竟然想痛哭号啕、大声疾呼：

为什么命运这么不公平？别人都为幸福而陶醉，而我却被苦水所浸泡！我不是“万元户”，不是“二道贩子”，不是“皮包公司”，不是百万富翁，我没发财，没有挥金如土的资本！我不想坑害别人，不想发财，只是一个没有任何野心的平民百姓，只想凭劳动养家糊口、过安生日子，这八百八十元血汗钱来之不易，为什么这么变着法儿地坑我！人们啊，你们谁能理解我？谁能帮助我？

他太渺小了，一个无职、无权、无资本、无能耐的普通消费者，命运把他抛到了孤立无援的境地，一筹莫展！唯其渺小和普通，他使你感到亲切，在他身上你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！

**如果他大声疾呼，会一呼百应。**

**能怪这些骂街的人吗？**

这位谨小慎微的讲师当然不会真的站在当街朝大伙儿嚷